

日本最新小说精选

〔日〕横沟正史 著

君贤 译

五
腥
的
透
属



3.4

血腥的遗嘱

〔日〕横沟正史 著

君 贤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血腥的遗嘱

〔日〕横沟正史 著

君 贤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224-00377-8/I·99

定价：2.15元

内 容 大 要

日本信州金融巨头犬神佐兵卫，在81岁的时候死去。他留下庞大的财产给三个同父异母的女儿，包括长女松子，次女竹子，三女梅子，以及她们的儿女佐清、佐武、小夜子和佐智。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却把犬神家的全部财产和代表犬神家全部事业继承权的三件传家宝——菊、琴、斧，赠给了他的恩人野野宫大貳的孙女珠世，并且要求珠世必须从他的三个孙子中选择结婚的对象。

而在这一封遗嘱尚未宣读之前，大馆律师事务所的若林丰一郎，因受其姐给名侦探田一耕助的信。信的内容说：

犬神的一家人，即将发生惨绝的命案，而且丧命的不只一个人。

于是，耕助立刻赶到那须市来了。紧接着，就出现了寄信人若林丰一郎的尸体——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开端。

围绕遗嘱继承问题展开了一连串骨肉之间的残杀，被用来表示犬神家财富继承权的三件

宝贝，却相继当作了犯罪的工具。矛盾一步一步地揭开了过去和现在造成这一悲剧的谜底，使你看完了以后会感到一阵轻松愉快。

信州经济界巨头，犬神财阀的创始者，也就是日本毛线大王犬神佐兵卫，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在信州那须湖畔的老家去世了。

犬神佐兵卫是从小刻苦奋斗成功，而值得写成传记的人。佐兵卫翁的奋斗事迹，在过~~去~~几十年间，曾被刊登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盛传一时。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是老翁死后，由犬神基金会所发行的《犬神佐兵卫传》。

根据这一本传记的记载，佐兵卫从小就是孤儿。他在十七岁时，流浪到信州那须湖畔，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何处，也不晓得自己的身世，连犬神这个奇妙的姓氏，也有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人成名发财后，总是喜欢炫耀门第的。但佐兵卫丝毫没有这种虚荣心。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人生

下来时都是赤裸着身子的，他蛮不在乎地说：“我在十七岁以前一直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到处流浪。来到这里时，受到野野宫先生的照顾，才开始走运了。”

野野宫先生就是野野宫大貳。他是那须湖畔那须神社的住持，也是佐兵卫的大恩人，佐兵卫永远铭记着他的鸿恩，佐兵卫平常不拘小节，但是一谈到野野宫大貳，他就显得很肃穆。

佐兵卫翁对大貳的感恩和他对大貳遗族诚心诚意的报恩，的确是人间少有。然而，应该适可而止。佐兵卫死后，发生在犬神家族的那些血腥凶杀案，都是因为佐兵卫对野野宫家遗族的报恩太过分所引起的。

佐兵卫翁和野野宫大貳的邂逅情形是这样的。

就象佐兵卫翁自己说的，当时他象乞丐般地到处流浪，有一天饥寒交迫地倒在那须神社前殿的地上。那是晚秋时分，凛冽的信州那须湖畔，没有火炉是不能过日子的。

佐兵卫当时只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结了一条绳子当腰带，而且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当时如果野野宫大貳迟一点发现他，佐兵卫一定会死在路旁。

野野宫大貳一看到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就赶紧把他抱回家去，他吩咐妻子晴世好好地照顾佐兵卫。

根据《犬神佐兵卫传》所记载的，当时野野宫大貳四十二岁，妻子晴世二十二岁。夫妻年龄相差很多，但根据佐兵卫所说的，晴世慈祥恳切，而且长得非常漂亮。

经过野野宫夫妇细心的照顾，加上原来就健壮的身体，佐兵卫没多久就恢复了健康，然而，大貳不想让他离去，大貳知道他的可怜遭遇后，劝他长期留下来。佐兵卫也不愿离

开这温暖的地方，因此，他就住在那须神社的住持家里。佐兵卫没有上过学校，大貳视他为己出，亲自教他识字。

大貳所以如此照顾佐兵卫的理由，除了他敏捷勤快以外，还有一个理由。这是没有记载在《犬神佐兵卫传》里的秘密，那是因为佐兵卫是出类拔萃的美男子，晚年的佐兵卫仍然保留着年轻时的美貌，可见他年轻时一定非常英俊。

大貳欣赏佐兵卫的美貌，结果他们两个人太亲密了，已经超出忘年之交的范围。听说两个人之间曾发生过同性恋，以至于一年多以后，温柔体贴的晴世因为被冷落而气愤地回娘家去了。

但是，野野宫夫妇的感情，又因佐兵卫的离开而和好如初了。数年后，晴世生了一个女儿叫祝子。这位祝子小姐长大后招人入赘，生了一个女儿叫珠世。

佐兵卫离开野野宫家以后，经过大貳的介绍，在一家小纺织工厂工作。聪明伶俐的佐兵卫，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别人要花几年功夫才能学会的技术。他虽然离开了野野宫家，但并不是断绝关系。他仍然经常接受大貳的熏陶，学识越来越丰富。

佐兵卫进入纺织工厂时，日本纺织业还在创始时期。佐兵卫在工厂服务期间，学会了纺织工厂的构造和贩卖毛线的方法以后，便自己开工厂经营了。他的资本是由野野宫大貳提供的。

从此以后，佐兵卫一帆风顺，毛线逐渐变成日本输出品的大宗，犬神纺织公司也成为日本第一流的大公司。

野野宫大貳在明治四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是犬神佐兵卫创办事业时的投资人。后来他只收回投资额和一

些利息而已。不管佐兵卫怎么样恳求，他都不肯多拿一分钱，他一辈子过着清廉的住持生活。

大貳死后不久，佐兵卫替他的女儿祝子招赘，继承住持职务。祝子结婚十多年后，在大正十三年才生下一个女儿，叫做珠世。

珠世出生时，她的祖母晴世早已去世，双亲也在珠世二十岁以前双双去世，因此，珠世由犬神家抚养，她在犬神家受到一种特别优厚的待遇。

犬神佐兵卫不知道为什么，一生没有正式结婚。佐兵卫有松子、竹子、梅子三个女儿，但这三个女儿的生母都不是同一个人，也都不是佐兵卫的正妻，这三个女儿全部都招赘成亲，各有子女。长女松子的夫婿在那须市总公司，次女竹子的夫婿在东京分公司，三女梅子的夫婿在神户分公司。各自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佐兵卫一直亲自掌握犬神家的巨大实权，直到去世为止。

昭和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犬神佐兵卫临终前，一群人守在他床边。

首先是长女松子，她已经五十二三岁了，在犬神一家人里她最孤独，她的丈夫前年去世，独生子佐清被征召入伍，战败后还没回来。他从缅甸写信回来说，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因此，佐兵卫的三个孙儿中，只有佐清不在床边。

其次是次女竹子和夫婿寅之助，还有他们的子女佐武和小夜子兄妹两人。佐武二十八岁，妹妹小夜子二十二岁。

再下去是三女梅子和夫婿幸吉，以及他们的独生子佐智，佐智今年二十七岁。

这八个人，再加上尚未回国的佐清，一共九个人，他们

就是佐兵卫的亲属，也就是犬神家的全家人。

除了上面所说的人以外，还有一个跟佐兵卫有密切关系的人。她是野野宫家唯一的遗族珠世。

大家默默地看着佐兵卫的呼吸逐渐转弱，说也奇怪，在他们的脸上，一点都没有亲人将要去世时应有的悲哀表情，不但没有悲哀表情，除了珠世以外，其他人都显出焦躁的神色，他们好象最着急。不但如此，好象还互相在猜测别人的心理。

他们因为不晓得佐兵卫的意思而在焦急。这么庞大的家业，佐兵卫死后，应该由谁来继承？那巨大的遗产，要怎样分配？关于这些，佐兵卫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他们都着急担心，是有道理的。不知为什么，佐兵卫对女儿们毫无感情。而且对招赘的女婿们，一点也不信任。

在主治医师按脉之后，佐兵卫的呼吸越来越微弱，长女松子忍无可忍地向前边靠过来问：“爸爸，遗言呢？遗言呢？”

佐兵卫听到了松子的声音，略微睁开了眼睛。

“爸爸，如果有遗言，请你说一说，大家都在等着爸爸的遗言呢。”

佐兵卫听了松子的话，微微一笑，举起颤抖的手，指着坐在末席的人，他是犬神家的律师顾问古馆恭三。古馆律师轻轻地咳了一下，说：

“老翁的遗嘱，在我这里。”

古馆律师这一句话，使大家吃了一惊。除了珠世以外，其他的人都一起回过头去看古馆律师。

“有遗嘱吗？”次女竹子的丈夫寅之助脱口而问。他问

0416190

了以后，慌慌张张地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虽然这是寒冷的二月天——

“那一份遗嘱，什么时候要宣读？董事长死后立刻——”三女梅子的丈夫幸吉问了，他的脸上，露出非常焦急的神色。

“不，我不能这样做，根据老翁的意思，这份遗嘱要等到佐清先生回国后才可以拆开宣读。”

“佐清？”竹子的儿子佐武嘟囔着，他露出不安的眼神。

“可是，万一佐清先生不能回国呢？虽然这是不吉祥的想法——”次女竹子说。

松子一听，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竹子姐姐说得对，就算他还活着，毕竟他在那么遥远的缅甸嘛，回国以前，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呢。”三女梅子不在乎松子的神色，若无其事地说了。

“不，如果是这样——”古馆律师轻咳一声，说：“就要在老翁的一周年忌日才宣读。在这期间，犬神家的事业以及财产管理，一切都要由犬神基金会代为执行。”

大家陷入不愉快的沉默中。除了珠世以外，其他的人都露出焦躁，不安，以及憎恶的表情。松子也用希望，不安，期待，憎恶等复杂的心情凝视着佐兵卫。

然而，佐兵卫仍然保持着微笑。他睁大空虚的眼睛，从松子开始，依序看着每个人的面孔，最后看到珠世的时候，他的视线再也不移动了。

这时，按着脉搏的医师严肃地说：“他断气了。”

就这样，犬神佐兵卫结束了八十一年多采多姿的人生。

犬神佐兵卫去世后八个多月，有一位客人来到那须湖畔的那须旅馆投宿。

这位客人的年龄大约三十五六岁左右，他的头发象一堆杂草似的，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穿着绉巴巴的斜纹哗叽衣裤。他讲话时，有点口吃，他在旅馆登记的名字是“金田一耕助”。

耕助是个名侦探，他一兴奋，便有乱抓头发的习惯。

金田一耕助被带到靠湖面的二楼房间，他上楼后立刻跟外面通电话。

“唔，是吗？那么一小时后——好的，我等你，再见。”

他挂断了电话，回过头去向女佣说：

“一小时后，有人会来找我。如果他来，请你马上请他到我的房间来，我的名字叫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耕助洗完澡后，回到房间去，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从公事包里拿出一本书和一封信来。书是一个月前由犬神基金会发行的《犬神佐兵卫传》，书和信的寄件人是那须市古馆律师事务所的若林丰一郎。

金田一耕助把椅子搬到靠湖面的走廊，拿起早已看过好几次的《犬神佐兵卫传》来，翻来翻去，再把若林的信拿出来看，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金田一耕助先生：

时届秋季，台端想必安康，幸甚，敝人从未面晤

台端，唐突修函奉闻，冒失之处，尚请原谅，特随函奉寄《犬神佐兵卫传》一书，敬请查察。兹有一事，恳请台端鼎力协助，此事与上述书中之主角犬神佐兵卫之遗族有关。敝人极为忧虑，犬神家全家人，即将或已经发生血腥事件。为防范未然计，务请台端拨冗前来那须，以便进行调查，敝人并非言过其实，请勿认为这是狂妄之举，台端抵达那须时，请即与古馆律师事务所联系，以便及时拜访。请勿置之不理。是幸！专此烦颂

时安

若林丰一郎谨启

再者：敬请保密。

金田一耕助收到这一封信时，着实吃了一惊。他本来想要付之一笑，但他有点担心，那是因为信中“或已经发生血腥事件”这几个字。

另外一点，引起金田一耕助注意的是，寄件人可能在律师事务所服务，既然在律师事务所服务，那么，这个人不是个律师就是律师的助理，这种人有机会知道别人的家庭秘密或杀人计划。

因此，金田一耕助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又看了同时寄来的《犬神佐兵卫传》。他发现他对犬神家的复杂情况，很有兴趣。

金田一耕助已经晓得犬神佐兵卫在今年初去世了。他好象也在什么日报上看过，老翁的遗嘱要保留到孙儿回国后才能公开，耕助的好奇心，越来越浓厚了，于是，他把手边的案件赶快结束，迅速地赶来那须市。

金田一耕助把信和书放在膝上，心不在焉地想着这些事

情时，女佣端茶进来了。

“喂，喂。”

女佣放下茶壶就要离开，耕助急急忙忙叫住她，问，“犬神先生的家在哪里呢？”

“那边那一栋就是。”

女佣指着距离旅馆几百公尺的那一栋乳白色漂亮洋房和
高低不平的宽敞日式房屋。犬神家的后院直接通到湖面，远
远地看过去，好象用一扇大水闸来隔开湖水。

“唔，这房子真豪华呀。听说佐兵卫有一位孙儿还没有
回国，不晓得最近有没有消息？”

“噢，那位佐清先生前几天已经回到博多港啦。他的妈
妈很高兴地去接他了。听说现在在东京的别墅中，过两三天
就要回来这里了。”

“唔，他回来了？”

金田一耕助觉得他回来的正是时候。

这时，犬神家的水闸往上拉开了，同时有一艘小艇从里
面滑出来了，小艇上只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另外有一个男
人，象是送行似地，站在水闸外的窄道上。

小艇上的女人和窄道上的男人讲了两三句话后，女人挥
了挥手，男人便慢吞吞地走回水闸内去了。女人熟练地划着
桨，轻快地离开水闸。她好象很快乐的样子。

“她是犬神家的人吗？”

“她是珠世小姐，她不是犬神家的亲属，听说她是犬神
先生的客人。她长得漂亮极了。大家都说全日本恐怕再也找
不到第二个象她那样的美人呢。”

“呃，那么漂亮吗？我来看看。”

金田一耕助从公事包里拿出望远镜来。他对准了焦点，便看到小艇上的美人，她好象是仙女下凡似地，美丽的程度，不是笔墨言词所能形容的。

金田一耕助屏息注视着珠世，这时，珠世的动作突然变了。

她停止划船，看了看小艇的内部，大声叫起来。她顺手把划桨抛弃，小艇因而摇晃了一下，珠世站了起来，睁大眼睛，疯狂地挥手，同时小艇慢慢沉了下去。金田一耕助不禁从椅子中跳了起来。

三

金田一耕助从房间冲出去，迅速跑下楼梯。当他跑到楼下时，跟在后面的女佣说：

“先生，请走这边。”

她只穿着袜子，来不及穿木屐，就在前面带路，向后院栅栏门跑过去了。

金田一耕助跟在后面跑，打开后院栅栏门一看，外面便是湖面，有两三艘小艇系在小码头上。这是旅馆专用的小艇，是专为游客准备的。

“先生，你会划船吗？”

“会。”

耕助对划船很自信。耕助一跳上小艇，女佣就解开了绳索。

“先生，要小心呀！”

“好的。”

耕助握紧划桨，开始用力向前划去。

他往湖心一看，珠世的小艇已经沉下一半了，她疯狂地求救。

那须湖并不怎么深，但从湖底伸出来的一丈多长的藻类，在水中象是女人头发似地纠缠着。一不小心被卷入，就是游泳的能手也会遭到灭顶。一旦溺毙，尸体也不容易浮起来。

对面小艇出租处也听到珠世的求救声，有两三艘小艇从对面码头划出来了。那须旅馆的掌柜和男佣接到女佣的报告，大吃一惊，也跟在耕助后面划着小艇来了。

耕助领先其他小艇，拚命地划着。

就在这个时候，刚才的男人从犬神家的水闸内跑出来站在窄道上，他一看到湖面的情形，很快地脱下衣服，跳进湖里，朝沉没中的小艇泅过去了。他游泳的速度很快，他很快地接近了小艇。

结果，这男人抢先到达珠世的小艇。

耕助好不容易才赶到时，珠世的小艇已经快要沉下去了，珠世软绵绵地倒在那男人的怀里。

“来！快来！赶快上来吧！”

“先生，谢谢你，我把小姐交给你啦。我要把小艇按住。”

“好的，那就请她——”

珠世挽着耕助的手臂，费力地爬进船里来了。

“喂，喂，你也上来吧。”

“呃，谢谢，那就——请把那边按下去，免得翻船呀。”

那男人灵活地爬上来了，这时金田一耕助第一次从正面看他。

那男人的面貌酷似猴子。他的前额狭窄，眼睛凹下去，双颊瘦削。他的长相十分丑陋，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充满着诚恳。

他责怪珠世似地说：“小姐，我不是说过吗？叫你要小心，你——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耕助留意到第三次这几个字。

珠世淘气地又哭又笑，说：

“可是，猿藏，没有办法嘛，我不知道小艇破了一个洞哩。”

“小艇破了一个洞？”

耕助不由得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珠世。

“是的，破了一个洞，我用东西把洞塞住了，因为那个塞的东西掉了，所以——”

这时，旅馆的掌柜和租游艇的游客们都赶到了。耕助想了一会之后，向掌柜的说：

“嘿，掌柜的。对不起，请你不要让那一条小艇沉下去，想办法把它拖回来，好不好？我想查查看。”

“好的。”

掌柜的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耕助不去管他，只向珠世说：

“好了，让我送你回家吧，你回家后要赶快洗个热水澡呀，不然会感冒。”

“好的，谢谢你。”

耕助离开了大家，慢慢划着。他问猿藏，

“刚才你说这是第三次了，那么——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啰？”